

科學叢譯

# 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

(第十集)

科學出版社

科学译丛

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

(第十集)

H. 葉哥罗夫 H. B. 杜尔賓等著  
陈兆駒 孫济中等譯

科学出版社

1956年2月

## 內 容 提 要

本集一共选譯了四篇論文，是贊成李森科院士的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新見解和不同意这个見解的科学家的互相爭論。在这四篇論文裏双方爭論得很激烈，态度也很嚴肅。我們讀了这些論文，對於學習達尔文主义和開展批評的風气是很有帮助的。

### 關於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

(第十集)

ДИСКУСС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ып. X)

---

原著者 [苏联]葉哥罗夫、杜尔賓等

(Н.Егоров, Н.В.Турбин и др.)

翻譯者 陈 兆 駒 孫 济 中 等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东城城根甲 42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

書号: 0387

(譯) 260

(京) 0001-4, 335

字數: 57,000

1956年2月第 一 版

1956年2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毫

印張: 2張

定價: (8)0.43元

## 目 錄

|                                       |                  |
|---------------------------------------|------------------|
| 關於杜尔賓、伊万諾夫和苏卡切夫的言論 .....              |                  |
| ..... H. 葉哥罗夫、A. 沃德科夫、П. 卡帕諾夫、... (1) |                  |
| ..... A. 克拉斯紐克、B. 莫罗佐夫、Ф. 費拉托夫        |                  |
| 为維護物种形成学說中的達尔文主义而鬥爭.....              | H.B. 杜尔賓(18)     |
| 研究植物种內鬥爭的理論与方法.....                   | Г. H. 米罗什尼琴科(50) |
| 關於物种形成的討論.....                        | H. H. 費金松(55)    |

## 關於杜尔賓、伊万諾夫和苏卡切夫的言論

Н.葉哥罗夫、А.沃德科夫、П.卡帕諾夫、А.克拉斯紐克、  
В.莫罗佐夫、Ф.費拉托夫

(原文載於苏联“農作學”1953年第1期)

杜尔賓(Н.В. Турбин)和伊万諾夫(Н.Д. Иванов)的論文旨在反對李森科的著作“科學中關於生物種的新見解”中所發展的李森科原理,這種論文是杜尔賓用以下斷言開始的,而伊万諾夫則以此為結束,就是在最近一個時候,關於生物學上主要問題缺乏批評和爭論意見。

在所指出的作者底言論發表以前,於“農業生物學”雜誌上曾登載過一系列論文,其中報導了並討論了關於種形成問題的新事實。

大家也知道,米丘林學說的全部成長歷史是在生物學上兩個陣營、兩個方向——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激烈鬥爭的情況下產生的。

在1948年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的八月會議上,曾進行過關於農業生物學上基本問題的最近一次的巨大辯論,在這大會上,李森科院士提出了米丘林學說,蘇維埃創造性達爾文主義的全部根本問題。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關於種形成的問題。對種及種形成概念的重新審查是由於對種內和種間鬥爭與競爭的新理解,這種理解是由李森科在他的“自然選擇與種內競爭”一文中最完滿地發展了的。這些關於種內競爭的問題每月在刊物上與在科學集會和代表會議上被廣泛討論過(例如,在國立莫斯科大学)。

杜尔賓企圖使讀者相信,李森科院士所提出的關於種形成問題在科學上的新見解是在批評範圍以外的,並因此在自己的觀點發表

後，經過 2—3 年就“妄圖在我們的科學上佔據獨霸的地位”。

八月會議以後，一部分孟德爾-摩爾根分子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其他的緘默了。但不久反米丘林主義者又重新說起話來了。究竟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現在，杜爾賓和伊萬諾夫控訴缺乏批評、要求重新審查在這個歷史性大會上被接受和贊同了的、蘇維埃農業生物科學發展中的基本路線。

###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論發展過程

伊萬諾夫公正地說，關於進化中的間斷性和不間斷性問題，同時也就是哲學問題。由於這個緣故，杜爾賓和伊萬諾夫企圖確證自己在種形成問題上的立場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尤其是他們把許多論點說成是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發表的意見，認定這些意見是証實自己的關於植物有機體新類型和新種不一定飛躍出現的觀點的。

他們特別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同志下列的字句上：

“一般說來，要告訴那些醉心於爆發論的同志們，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經過爆發的法則，不僅不適用於語言發展的歷史，而且也不常常適用於基礎之類的或屬於上層建築之類的其他社會現象。對於分成兩個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是必需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就決不是必需的了。”<sup>1)</sup>

顯而易見，杜爾賓和伊萬諾夫在解釋斯大林同志的語句中犯了不可容忍的自由。首先，他們把斯大林同志發表的關於社會現象方面的原理推廣到自然界的現象上來了。其次，他們把“爆發”的概念同“飛躍式發展”的概念混為一談了。李森科在自己的著作中從沒有在任何地方說過“爆發”適用於活有機體，並且倘若把這種概念應用於生物界也是奇怪的。在杜爾賓和伊萬諾夫所批評的“科學中關於

1)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1952 年，28 頁（中譯本參閱人民出版社版，26 頁）。

生物種的新見解”一文中，李森科不但沒有用“爆發”的字眼，甚至連“飛躍或飛躍式”的字眼都沒有用。

關於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發展過程的這一廣泛哲學問題底提出，已在斯大林同志的另一經典著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論及。伊萬諾夫和杜爾賓應當請教這著作以便哲學地分析這個問題。

在上述著作中，正如大家所知，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這樣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第三個基本特徵：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發展過程看作什麼簡單增長的過程，看作數變不會引起質變的過程，而是看作由不顯露的細小數變進到顯露的變，進到根本的變，進到質變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質變不是逐漸地發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發生，即表現於由一種狀態突變為另一種狀態，並不是偶然發生，而是規律式地發生，即是由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數變積累而引起的結果。”<sup>1)</sup>

伊萬諾夫和杜爾賓對問題進行哲學的分析時，認為沒有必要引用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底經典定義。他們同樣不願引用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關於達爾文學說的意見。在該著作中，斯大林同志寫道：

“……達爾文主義不僅攆斥居維葉的激變，而且攆斥按辯證法來了解的革命，但從辯證方法觀點看來，進化和革命，量變和質變乃是同一個運動的兩個必要形式。”<sup>2)</sup>

伊萬諾夫和杜爾賓在自己的文章裏提到了斯大林同志的這個意見，但沒有逐字逐句引用它，而給它以自己意思的、不正確的解釋。

如果斯大林把進化和革命說成是同一個發展的兩個必備形式，那末按照伊萬諾夫和杜爾賓的意思，這是相似地和獨立地起着作用的兩個不同的發展形式。

---

1)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45，102頁(中譯本參閱人民出版社，139頁)。

2) 斯大林全集，第1卷，309頁(中譯本參閱人民出版社版，343頁)。

列寧關於發展問題同樣發表了意見，与伊万諾夫、杜尔賓妄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身上的那些相距很远。在“哲學筆記”上列寧寫道：

“在二十世紀（在十九世紀末也是如此）‘大家同意’‘發展原則’——是的，但这种表面的、未經深思熟慮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扼殺並庸俗化了真理的一種同意——倘若說，一切都是在發展，這就是意味着，一切都是在由某一種轉化為另一種的，因為發展顯然並不是單純的、普遍的和永久的生長、增加（個別的減少）等等——既然如此，就需要更確切地認識進化為一切的發生与消滅，互相轉化”。<sup>1)</sup>

無須暗示，對於誰——對於伊万諾夫和杜尔賓或對李森科——可適用這些列寧的話。

在同一“哲學筆記”裏，說到二種發展觀念（進化）：發展為減少与增加，為重複和發展為對立底統一時，列寧寫道：

“第一種運動觀是死板的、貧乏的、枯燥無味的；第二種運動觀是生動的。祇有第二種運動觀才給予認識萬物的‘運動自身’的鎖鑰；祇有它才給予認識‘飛躍’、‘漸變性的間斷’、‘向對立物的轉變’、‘舊的消滅与新的發生’的鎖鑰。”<sup>2)</sup>

同樣適用於生物學種的問題，但李森科是在另外一句話裏說道：“在自然界，完全不間斷性是沒有的，不間斷性和間斷性總是統一的。”<sup>3)</sup>

由引証的意見，可見在証實自己的關於進化問題的不正確立場上，伊万諾夫和杜尔賓依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企圖顯然是無根據的。

### 再論間斷性和不間斷性

李森科所說的那句話，“……按照達爾文學說的理論來說，在自

1) 列寧：“哲學筆記”，1947，239頁。

2) 同上，238頁。

3) 李森科：“農業生物學”，1952，667頁。



然界裏，種間的自然界限、間斷是不存在的。”激怒了杜爾賓。杜爾賓認為“這種斷言或者是獨特的爭論手段或者是倉卒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思想表現底結果。”

但是，李森科並沒有捏造這公式：“變種是在開始着的種，而種是表現明顯的變種。”達爾文學說對種及種形成觀點的基礎就在其中。這一公式是對杜爾賓斷言底最令人信服的反駁，同時，它是李森科的話底最好確證。

杜爾賓在自己文章中的第二部分裏提出問題——達爾文學說否認不否認生物界發展中的質變，並且回答說：不，不否認。

暫且相信杜爾賓。但在第三部分裏，他却已經反駁起自己來了。作者在這裏懇摯而正確地敘述達爾文的進化過程：變化不間斷地進行着，它們緩慢地和逐漸地增長着。沒有飛躍、漸進性的中斷、新質的發生，形成了複雜的、不間斷的、差別很少的類型的鎖鍊。中間類型死掉了，遺留下極端的，它們就是新種。

為什麼中間類型會死掉呢？達爾文解釋說：由於種內競爭的緣故。“米丘林工作者”杜爾賓在回答這問題時可恥地緘默了。

在這種場合下，伊萬諾夫做得比較真誠和坦白。他追隨着達爾文認為種內競爭是發生在自然界裏，認為它也能引起種的分化。伊萬諾夫承認生存競爭是進化的要素。但是，大家知道，生存競爭的學說是以馬爾薩斯人口論為依據的。可是，伊萬諾夫反駁這點：“我們不能同意因馬爾薩斯學說而責難達爾文學說”——他自以為是地叫囂着。

要提醒伊萬諾夫和杜爾賓注意，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關於馬爾薩斯人口論在達爾文學說中底作用所講的話：“達爾文生存競爭的全部學說，實際上乾乾淨淨地是抄襲霍布斯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一切反抗一切的鬥爭）的理論，是抄襲資產階級經濟學上的競爭論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不過從社會範圍內搬運到生物界中去了而已，變了這個戲法之後（它的絕對合理性——特別是與馬爾薩斯的學說有關的部分——是很成問題的），也很容易把這些理論從自

自然界歷史再搬回社會歷史……。”(251頁)

分析生存競爭在進化中的作用時，恩格斯說，物种遷到對它們是新的條件裏會引起它們改變成新種，並且“……沒有任何馬爾薩斯學說，這種情形是能夠發生的——事實上也在發生着。如果假定馬爾薩斯學說能在這裏起任何作用，它就不能改變這個過程的絲毫，最多不過使這過程進行得更快些。”(250頁)在“反杜林論”裏，恩格斯直截了當地指出，達爾文幼稚地、無批判地接受了馬爾薩斯學說，犯了很大失策(65頁)。

在植物學雜誌第1期(1953)裏，發表過“論植物種內相互關係與種間相互關係”<sup>\*</sup>論文的重砲兵——蘇卡切夫院士(В.Н. Сукачев)，不愧為他(指伊萬諾夫——譯者)的領導人，支持着候補博士的伊萬諾夫。

敬愛的院士提出怎樣的新的事實和思想來証實種內競爭呢？

他列舉了植物的特殊特徵和特性，這些特徵和特性使得植物一個戰勝着另一個，於是被迫承認，“……倘若它們(特點——作者)或多或少清楚地發生在種間關係上，那末它們在種內競爭上多半是不知道的。”因之，對付種內競爭的工具是不知道的，痛苦的承認！但是蘇卡切夫，毫不害羞，頑固地重複說：然而終究是有種內競爭的。

他企圖使人確信現有“大量的實際材料”証實着這種論點。但是，在較詳細地檢查蘇卡切夫所引用的“大量”材料時，正如李森科院士當時指出過的，原來是他提供了抽象的、理論的例子，雖然一部分冒充“在實踐裏考驗過的。”試驗材料也有，但按照蘇卡切夫院士自己所承認的，它們还是很不夠的(但數量不經常是重要的)。究竟他引用了怎樣的試驗，它們証明了些什麼？

蘇卡切夫院士和他的同事以數學的精確性証明大家都知道的真理：愈是面積小，營養條件壞，植株愈是不健壯。但是，這個共曉的真理對於種內競爭問題有什麼關係呢？難道不清楚嗎？橡樹栽植在花

<sup>\*</sup> 此文的譯文可參閱“物种与物种形成問題的討論”(第二集)，科學出版社。

鉢裏(很少的营养面積),將不可避免的瘦小而軟弱,縱然另外的植株与它相距整整的幾公里並且不可能影响到这个花鉢中的橡樹。而不具有自然稀疏能力的栽培植物在田間過度稠密的播种下,並不是由於競爭而不能健壯,而是因為它們中間的每一個体具有很少的营养面積。

提出了新的數學的論証:

“莖稈的密集能提高植株的變異係數”。苏卡切夫举出以下材料作为証实,即若干材料(不是全部的)引自 В. Б. 沙加夫、Л. И. 烏斯班斯克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著作,其中証实了強壯的壓迫着瘦弱的,這就是說証明了競爭。

“但是——苏卡切夫承認——在个别情形下,与这些規律性會有些不一致……。怎样解釋这些与所指出的法則底不一致——直到現在还不知道。”

由於苏卡切夫寧肯不指出不一致的數量,而謙虛地說“在个别情況下”。实际上,沙加夫和烏斯班斯克研究过的 10 个植物种中,生長初期的株高變異係數,在密播的情況下,有兩種情况較大,於稀疏和單独的植株下,有 8 种情况較大;在生長末期,株高變異係數在密播下,有 5 种情况較大,在稀播下,有兩種情况較大,而在 3 种情況下,实际上是一样。按照沙加夫的研究,在不同植株密度下,亞麻植株乾重量的變異係數实际上是沒有區別的;在毒麥屬和貓尾草方面,在非常稠密的播种裏,發現了最大的變異性,以後它就減少了,而在植株單个的生長着時,又重新增加了,增高到同少幾倍营养面積的栽种下一样的高度。

荒謬的斷言,在一个种那裏,競爭發生在密播下(增加了變異係數),在另一个种那裏,密播中沒有競爭,而它且在稀疏的單独的栽植下發生了。而苏卡切夫畢竟大胆地声称:“在同一个种的植株裏种內競爭過程的規律性。”应对苏卡切夫院士表示同情,活有机体不願服从这个“規律性”。

即使所發現的矛盾並不存在,變異係數也不能認為是种內競爭

的标幟：它指出了植株變異性的程度，但沒有揭露這種變異性的原因。

苏卡切夫在自己的論文裏宣布的“種內競爭過程的規律”之一表明：“……在生存條件改進下，競爭就在該處加強起來，並且這時，較多的個體數便死去。因之，在惡劣條件下比之優良條件，通常隨着年齡保存了較多的木本或草本植株的個體數，但個體本身則發育得壞些。”

這個“規律”使得與農業實踐有聯繫的人們發生奇怪的思想。結果灌溉土地上，在優良的給水和營養條件下，較之在半荒蕪地區的不灌溉土地上應有較少的植株。草本植物在半荒蕪地上常比在有水牧場上來得茂盛。誰不知道在實踐上呈現的情景與苏卡切夫所描述的相反呢？遵照這種虛偽的“規律”就意味着不是增加而是大大地減少產量。苏卡切夫院士臆造出來的規律底實踐“價值”就是這樣。

苏卡切夫關於在叢播的佈置下，橡樹發育條件惡化的論點是與實踐相抵觸的。不顧許多事實，他繼續斷言，在東南部“推薦把很大數目的橡實放到小圓洞裏不能不導致惡劣的結果。”其實在東南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凡在那些一穴裏保留了巨大植株數的森林地帶，橡樹底發育就較良好。蘇聯東南部農業研究所的材料也談到了這點。根據 1952 年秋季進行的廣泛測定，生活第二年的叢播植株中，在那些 20 株以上的穴中，優良橡樹的高度，比在少於 10 株的穴中橡樹高出 5—6 厘米；生活第三年的植株中相應地高出 13 厘米，而生活第四年的，高出 26 厘米。

沒有必要來更詳細地研究種內競爭問題，在米丘林生物學中不再是可爭論的了。苏卡切夫和追隨他的門徒伊萬諾夫想要維持馬爾薩斯學說的立場。這是他們的權利。

假如為了捍衛漸進性改良主義，不得不求救於人口過剩的馬爾薩斯理論和同種個體間的生存競爭，那末這樣的理論就更壞。這再一次証實正確的種形成的新觀點。

杜爾賓擔憂着地層學科學的命運，假如米丘林種形成的概念勝

利了，地層學將遭到破壞。這樣的顧慮是基於這假定，就是同一個種能夠產生許多次。所以同一個種的遺跡在這種場合下，便出現在不同的地層裏，從而便不可能按照遺跡來斷定地層的年齡了。

若不是作者本人，那麼誰又能假定同一個種在歷史上有多次發生的可能呢？從李森科發表的意見裏，這樣的假定是不可能發生的。地球上條件的每一新變異引起活有機體新類型（種）的形成。但是地球歷史沒有重複變異，因而也不可能重複同一個種的形成。杜爾賓毫無根據地耽心着地層學的命运。

### 關於物種形成的事實

李森科院士所發展的種形成新觀念被許多事實證明着，這些事實已從自然界中揭發出來，並在實驗中也得到了。這些事實的數量在與日俱增着。在我們的研究所中也獲得了這類事實。科學工作者B. M. 斯米爾諾夫在特別設置的播種裏，自燕麥的圓錐花序裏發現野燕麥的穎果，在野燕麥的圓錐花序裏發現燕麥的籽實，在黍的圓錐花序裏發現狗尾草的籽實。研究所科學工作者T. 法爾伏斯卡婭在速生草中發現野燕麥的穎果，在速生草穗中發現分枝冰草的穎果，在黍的圓錐花序裏發現稗的籽實。在研究所的埃爾索夫斯克灌溉地區上，從分枝小麥的播種田中已發現密穗小麥種(*Tr. compactum*)的植株，雖然這種小麥不但在該地區上而且是在全薩拉托夫省也不播種。

事實勝於雄辯，事實必需加以解釋，而解釋要用實踐和試驗來證明。這是李森科和米丘林主義者做了的。

杜爾賓和伊万諾夫用什麼來對抗李森科的觀點，他們怎樣解釋這些事實呢？

伊万諾夫說：“事實提供了很大的興趣”但他並未給它們以合理的解釋。

杜爾賓有一個熟悉的論調：類似的事實不是新的。他把它們解釋為是由於種間植株異花授粉的結果。但作者沒有提供自己的假定底證明。

關於杜尔賓的假定可以說：它們並不新鮮，它們的來源可以在洛茨那裏找到：新的——基因重新組合的結果。

李森科在自己的工作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一些種是另一些相近種的產物的眾所周知底事實不能解釋為雜交的結果。

杜尔賓和伊万諾夫發問道：為什麼一些種產生的不是新種而是存在着的種呢？

這個原因，據我們看來，在於下面所述：

新種是在地球上這樣改變了的生活條件下發生的，這些條件引起了新陳代謝的需要的顯著改變。在相對固定的生活條件下，真正的新種是不可能產生的。在我們行星的境內條件不是一樣的，結果，居住在地球上的種也就有區別。種遷移到新環境，那裏條件不完全適合它們種的特性的要求，使它們產生另外的相近種，這些種是存在着的並適應於現今地質時代底條件的物種之一，要產生真正的新種，就必須造成真正的新條件。

是不是說，當地球上條件相對固定時，真正新種的發生就不可能呢？當然，不是。當知道了產生新種的根本原因（規律）時，人們就能這樣改變環境，使新種的形成將成為必然的。這種真實性是完全為人們創造栽培植物新種的實踐所証實了的，就其中許多新種來說，甚至在它們野生的同族中也不可能發現的。

### 關於伊万諾夫牽強附會的論証

伊万諾夫不誠意的或極度不學無術的極點就是他將李森科的觀點和魏斯曼-摩爾根分子的觀點侮辱地混為一談。根據伊万諾夫的看法，魏斯曼-摩爾根分子與李森科一樣，新種有機體的產生就是突變。

伊万諾夫應當知道，他們應用的術語底意義。不是李森科而是И. И. 斯馬爾高贊以如下的方式說明突變：“個別突變底發生具有偶然現象的一切特徵。我們既不能預見也不能隨意引起任何突變。到現在還未能找到突變性質與一定的外界環境因素變化之間的任何有

規律的聯繫。”<sup>1)</sup> 其他的孟德爾-摩爾根分子也給予“突變”的概念以同樣的內容。

能否把突變當作基本的進化過程呢？李森科說：“摩爾根-孟德爾的信徒們宣稱遺傳變異的‘不定性’即所謂的‘突變’，因此認為遺傳變異基本上是不能預見的。這是不可知論的獨特概念，它的名字就是生物學中的唯心主義。”<sup>2)</sup>

李森科院士從來也沒有說過新種是由於突變而形成的。而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名詞而在於實質。“當該種植株藉任何方法遭遇到對它們種的特性正常發育比較不利的條件時，乃發生被迫的改變，在該種植株的有機體裏孕育着另一種胚芽，新的外界環境條件更適應於新種特性的形成。”<sup>3)</sup> 可見，在種形成的過程中沒有摩爾根-孟德爾分子的偶然性，沒有不定性和不可認識性。新種有規律地形成着，如果環境的改變涉及它們種的特性，新種便相應地形成，所以也更適應於改變了的外界環境條件。

大家知道，摩爾根-孟德爾分子忽視自然界裏形成新種和新類型所遵循的規律，而企圖用因子突變的方法來引起植物有機體的變異。摩爾根-孟德爾分子企圖迫使植物按照摩爾根-孟德爾分子所臆造出來的、強迫它們接受的“規律”來改變。由於這些企圖而呈現出誰也不需要的醜物的徒勞，祇是証實了斯大林同志關於這點指示的正確性，即決不能忽視自然界規律，決不能捏造自己的“規律”。

把李森科的觀點和摩爾根-孟德爾分子的觀點混為一談顯然毫無根據。但這沒有使伊萬諾夫惶惑不安。他繼續企圖在生物學中兩個互相排斥的路綫裏找到相同之點。

伊萬諾夫在自己的文章裏，如此說明李森科的種形成過程：“這個種的個體在外界環境條件比較不大的改變下，若這種改變對於種

1) И.И. 斯馬爾高贊：“進化的諸因素” 68 頁。

2) 李森科：“農業生物學” 1952, 557 頁。

3) 同上, 671 頁。

的特性不是很重要的，便發生兩種变化的型式：它們獲得了不超出种特性範圍的特徵（从变种形成的羣体），並在它們体内產生着並積貯着‘微粒’、新种的‘胚芽’。但在外界环境条件对种的特性是極重要的、較大的改变下，舊种乃產生其他的种；内部的、通常是隱蔽的變異（‘微粒’、‘胚芽’）便憑藉新种的產生而表現出來，这新种是適應於外界条件的。”（見“植物学雜誌”伊万諾夫的文章）

伊万諾夫認定新种的看不見的“微粒”、“胚芽”底逐漸累積是与發生在突变產出以前的時期裏的隱蔽的變異相似，並且他以这个為基礎，又一次的在李森科和摩尔根-孟德尔分子的觀點間劃上一个等号。

但李森科何時何地說過新种的“微粒”和“胚芽”的累積和隱藏地存在着呢？远在全苏列寧農業科学院八月會議上，他指出：“飛躍是有机体固有的生命活動所準備的，是由於接受一定的生活条件底影响的量的積累的結果。”但是在这样的接受改变了的生活条件底过程裏，“微粒”或“胚芽”並沒有積累起來。在所指出的時期裏，新陳代謝類型改变着，發生了遺傳性的動搖，準備着有机体的根本質變，这种質變便是新种軀体“微粒”的孕育和發育，这新种是更適應於改变了的外界环境条件。

由上述可見，伊万諾夫祇有在歪曲了李森科所闡明的原理以後，才会在李森科的觀點与摩尔根-孟德尔分子的觀點間劃上等号。

伊万諾夫問道：“什麼原因引起發生了的新种对外界条件的適應性和協調性。”他回答說：“李森科对新种產生的奇異事实——協調於、適應於生存条件並未給以解釋”，並且就此認為，“种形成的新理論恰巧是把王牌交到目的論的手裏，因为对一下子就適應於外界条件的新种底產生的解釋祇能是如此，即在活有机体裏已奠定了漸漸地適應於外界条件的發展的特性。”（同上）

為要不用目的論及科尔琴斯克來恫嚇自己和別人，為要同時獲得自己的問題的解答，伊万諾夫要求一件事：也讀讀李森科院士的其它著作，特別是像“恩格斯与達尔文主義的幾個問題”這一類的論文，



其中李森科指出了適應的變異性在有機體進化中的重要作用。李森科在自己的傑出著作“遺傳及其變異”中清楚地揭示，“生物體本性變異的原因是同化作用類型、新陳代謝作用類型的改變。外界條件被生物體所包含所同化之後，就已經變成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條件，就是這些條件已成為生物體的一部分，為了這些部分的生長和發育，它們所需要的食料，所需要的外界環境條件就是它們自己以前曾經是外界環境條件的那些條件。生物體好像是由外界環境個別的因素，轉變為生物體因素的那些因素所構成的。為了生物體的個別部分和微粒的生長，所需要的外界環境條件就是有機體當初建造它軀體的這些部分和微粒所同化的那些條件。”“生物體需要——就是遺傳性——的改變，永遠相當於外界環境條件的影響，如果這些條件被生物體同化的話。”（436—437 頁……）

當然，如同李森科在“自然選擇與種內競爭”一文中所表明的，“……由於遺傳性的改變所獲得的新的特性（雖然遺傳性始終是相當於條件作用而改變的），絕對不是永遠有益於這改變了的個體，以及其後代以後的生存。每一個變異的有益與否，其相對合理性，只有被以後的生存性才能加以評價與決定。”（507 頁）

在所評論的文章裏（“科學中關於生物種的新見解”），李森科也沒有說過新種的絕對適應性，他說過新種的產生“比較適合於改變的外界環境條件。”（671 頁）

伊万諾夫企圖證明李森科的觀點相近於科爾琴斯克院士的異質起源理論。在這理論中，科爾琴斯克認為飛躍具有重大意義，而把有機體對生存條件的適應性解釋為有機體所固有的漸進趨向。

由上述可見，由李森科所發展的原理，無論與目的論或與科爾琴斯克理論均毫無共同之處。

伊万諾夫引用恩格斯的話來確證自己的漸進論立場。但是要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談到既不承認物種的共同起源，又不承認物種變異性的形而上學所造成的可以劃分的界綫，是出自這樣觀點，就是每一個種是個別地、不依賴其他種而